

《国富论》的中国百年之旅(下)

郭庆

郭大力、王亚南
与《国富论》

193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郭大力与王亚南首次用现代白话文合作翻译了斯密的著作,定名《国富论》,这一译名自此沿用至今,成为最为大众熟知的译名。这一阶段,《国富论》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被关注。马克思关于亚当·斯密学说的论述,特别是在《资本论》及1861年—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斯密经济学说的析论,成为郭、王译本诞生时期评论斯密经济学说的标准。郭大力与王亚南对斯密原文的理解和表达远超严复,加之时代大背景下的现实需求,这一阶段中国思想界学习《国富论》的深度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力度进一步增强。

1949年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郭大力与王亚南继《国富论》的首部白话文译本出版后,将其作为受批判研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新译述,改按原著全称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配合商务印书馆有计划有选择地介绍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出版。在这一时期,二位译者认为该经济学论著仅仅具有政治经济学史的意义,并且认为《国富论》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庸俗兼而有之。

台湾商界奇才陈茂榜,由于家贫,15岁辍学到当时台湾的文明堂书店当店员。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在店里。每天晚上,书店8点打烊后,他养成了读书到10点的习惯。他说:“初进文明堂时,我只有小学毕业程度,但是,因为坚持不辍每天读书2小时,8年后离开时,我的知识水平已经不亚于大学生了。”

书店店员的成功

鲁先圣

后来取得成功的陈茂榜演讲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至10点之间。”

永诀逍遥游

陈眉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九十岁的余光中就这样挥别了“乡愁”,永不再醒。他留存于世的诗与散文,成为人们永久的怀念。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这是散文家梁实秋生前对青年余光中的一番褒扬。只是那时的梁实秋绝没有料到,后来的余光中在诗坛名声之

周宪文、张汉裕
与《国富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面临经济转型的困境。1960年代,经济学家周宪文和张汉裕合译了《国富论》的第一个台湾地区译本,作为当时“翻译经济学名著计划”的第一部典籍,于1964年出版发行。译本定名《国富论》,小标题为——原称:关于国富(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二位译者选取批注最为翔实的坎南(Cannon)版本,同时还参考了日本学人的译本。

周宪文与张汉裕所译《国富论》及时向中国台湾地区传递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当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在《国富论》的深切影响下,台湾地区逐渐形成了自由经济思潮主流,这是《国富论》在中国接受独特性的体现之一。

杨敬年与《国富论》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学家、翻译家杨敬年为代表的一众译者选择重新阐释斯密经济思想,启迪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翻译家杨敬年尽管已值鲐背之年,仍应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之邀,历时11个月,翻译了《国富论》,共计74万字。2001年1月杨译《国富论》首次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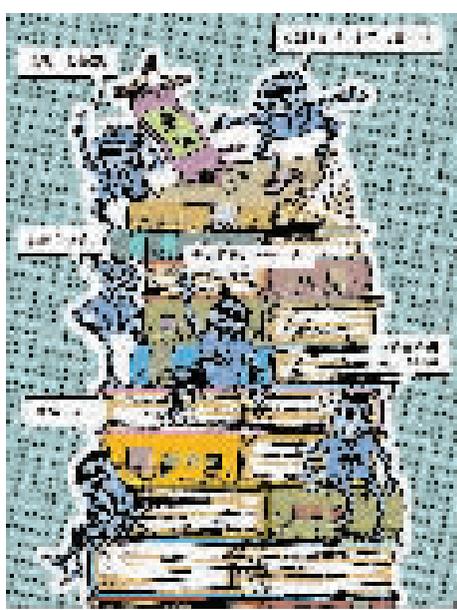
发行,几经印刷出版成为畅销书,颇受学林赞誉。

改革开放改变了国人看待亚当·斯密及其巨著《国富论》的视角和眼光,众多学者及读者大众渴望探寻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并从中汲取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一阶段,《国富论》回归其本然,以能够实现富国裕民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被阅读、研究、探讨。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人们对《国富论》中的概念、理论范式、理论观点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国富论》的重译需求亦大大增加,中国掀起了“斯密热”以及一阵阵对《国富论》的重译热潮。2000年以后,《国富论》在中国被一再重译,重译本达激增态势,其译本数量之多、译者之众、出版之快、增幅之大在学术翻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一部作品在一个国家被翻译的过程,就是它与社会历史语境进行互动的过程。《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至今已百年有余,历经中国近现代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清末民初严复首译《原富》以寻求富国阜民之术,不仅开辟了西方经济学话语进入中国的先河,更传播了思

想救国的理念,推动了清末中国社会的变革。五四运动后,郭大力与王亚南翻译的《国富论》推动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与传播。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待兴,郭大力与王亚南对《国富论》重新译述,在批判斯密经济思想的同时捍卫马克思主义。同时期的中国台湾地区面对自由贸易的需求,周宪文与张汉裕翻译的《国富论》促进了当地以对外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杨敬年翻译的《国富论》传播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

自1901年至今,《国富论》在中国译介征途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伴随着中国由弱变强的非凡历程,也印着一个民族锐意进取的脚步。岁月沧桑,时移世易,上述译家之译著已成为永不过时的学术经典,《国富论》这部伟大的作品还在被不断重译。亚当·斯密在中国依旧“活着”,斯密思想的当代价值仍有待挖掘。(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格言画

杨树山画

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狄德罗

余光中时,用了“逍遥游”这样的标题。大概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读者看来,余光中的一生更似那只展翅扶摇而起的大鹏,决然飘飞于世间:

余光中出生于南京,成长在中国台湾地区,而后前往美国读书,再后是在中国香港地区谋得教职,晚年又不断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余光中的一生是飘摇的一生,又是安定从容的一生。生命矛盾的两极,交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倡导现代诗,却又认为自己写的是“隔世的宋词”;他一生都在思考着生命的意义,明知有着宿

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他写了一辈子的诗,著作等身,但似乎又总与“诗生活”有隔,直到他发现了他的“白玉苦瓜”: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千哂万睐巧将你引渡/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于是,余光中就这样在“永恒引渡”中逍遥而去。

看到有些文章说钱锺书博览群书,腹笥充盈,且记忆力好,有人向他请教某一个问题,他直接可以说答案在某本书的哪一页。人们于是赞叹钱先生记忆力超凡、过目不忘。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忽视了:钱先生酷爱读书,他还坚持边读书边记笔

记,而且一些重要的书往往会反复阅读,每一次阅读都会力在笔记上不断添补。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此下功夫,功到自然成。成功不仅靠天赋,更需要从一而终的专注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

人文经典

风翻书页之五

晋室南迁,琅琊王司马睿登基,建立了东晋王朝,初期庶事草创,政府藏书恢复得十分缓慢,幸赖南渡文化世族,用自己的藏书给予补充,才使官藏逐渐充盈。这期间,“多书之家”的桓石秀、郗俭之、殷允和张敞诸人,做出了贡献。

东晋立国五十多年之后,孝武帝司马曜做了皇帝。他好学嗜书,振兴教育,恢复太学,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才俊之士。据《晋书·王珣传》记载:“时(武)帝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他们在学术文化上各有所长,尤其贵为国戚的王恭,“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晋书》本传)。太元十八年(393),武帝视察国家藏书处——秘阁,对储藏欠丰不满,下诏给负责藏书事务的秘书丞王谧,让他想办法充盈官藏。王谧上表建议,“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后率郗俭、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第233卷,中华

书局1960年影印本)武帝采纳王谧的建议,遣秘书郎分别到上述四位藏书家的府上采择借用。这四人皆是文化世族,郗氏和桓氏两家尤著。桓石秀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晋书》有传,龙亢桓氏家族自东汉至东晋,一直活跃于政治舞台,名人辈出,仅东晋就有桓彝、桓温、桓玄等。桓石秀年少即有美名,稍长,“风韵秀彻,博涉群书,尤善《老》《庄》”。他经常独处一室,读书思考,拒绝应酬;官江州刺史,性情旷达,弋钓林泽,不把官爵放在心上。他的传记里虽未提及藏书,但作为文化世族,既是“多书之家”,应藏书富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世家大族把持朝政。这些大族虽兴起不同,执政各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很重视文化修养,皆博览群书,学问渊深,藏书著述,有功后世。惟其如此,才被时人敬重。这也是文献记载中,首次私藏补充官藏的典型事例,官、私两大藏书系统的互动互补,才使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藏书家故事

「多书之家」补官藏

陈德弟

青年作家陈非在散文集《在陕

南发现中国》中,介绍了《山伯访友》这首陕南民歌失传的故事。随着年轻人的离乡和老年人的离世,这首曾广为传唱的民歌渐渐从陕南的大地上消失了。作者如此悲伤地感叹:“年轻人不会知道它曾经温暖过山村的冬夜,滋润过多少朴素的心灵,都市人更不会知道它曾经存在过。”

像《山伯访友》这样的长歌失传,并不仅仅因为传唱人的减少;那种“男男女女聚集在一庄户的堂屋里,围着炭火喝着酒,哼唱着歌谣”的环境

消失的长歌

刘金渔

已经消失了,唱歌的人再也找不到能为自己“帮腔”的人;那种在劳作之后众人围坐的农家消遣场景越来越罕见了。如今,太多娱乐方式充斥着现代人的生活,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依赖已逐渐被电视节目和短视频所取代,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用一整天时间吟唱一首长歌。然而,那种由乡土催生的民歌所能给人带来的归属感,却是当下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

也许有一日,当远离浮躁与喧哗,人们才会静静感受民歌或一本书带给心灵的安慰。

专注

金丝楠

在笔记上不断添补。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此下功夫,功到自然成。成功不仅靠天赋,更需要从一而终的专注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

记,而且一些重要的书往往会反复阅读,每一次阅读都会力在笔记上不断添补。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此下功夫,功到自然成。成功不仅靠天赋,更需要从一而终的专注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